

滄浪小志

滄浪小志

大中丞商丘宋公撫吳三載發政理人細大畢舉放衙之後靜若無事焉閒以暇日樂山水之遊偶于幕府東偏城南野次得宋蘇子美滄浪亭故址一坏僅存鮮過而問者公慨然懷古梳爬而掃除之既修祠宇有堂有室緣阜築亭亭下爲舫齋繞以迴廊峙以高軒滙以曲池木石交錯光景一新于是搜其傳記採其詩詞葺成滄浪小志以予爲滄浪里人也命以序予竊歎士君子出處殊塗窮達異轍上之爲天子大臣近光日月之旁出則擁旄杖節號令行于風雨固已豪矣下之浮沈冗散至遭遷謫投荒魑魅之鄉行遯江湖之表其困已甚

滄浪小志

序

一

斯二者或得志或不得志譬諸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無足怪者設使當世王公大人相逢他邦逐客直視爲枯魚窮鳥棄置勿復道耳今公以中州俊傑開府江南方任

國家大事軍符訟牒倥傯弗遑顧乃網羅遺佚游乎壙垠之野獻弔于坎壙失職之人抑何相去之遠相得之深哉嗟乎古今人同不同不惟其迹惟其心不以聲勢相感召而以精神相依憑蓋有文章一道不介而孚所謂天作之合也當子美流寓吳中羈旅寥廓顧影無儔近惟都官往來遠則醉翁倡和集中所載郡侯訪予滄

浪亭因而高會絕不記其姓名所云千蹠食鷄二螯把蟹亦不過酒食徵逐未嘗有篇章贈荅也豈意千載之下獲遇風雅鉅公修我墻屋拭我衣冠舉筆精墨妙爲之補亡繼絕遂使當年幅巾小艇面目依然呼之欲出信乎文章有神交有道一人知己可以賀長史于九京矣且此滄浪之水匪獨蘇子有也前此無論後乎蘇者有章矣後乎章者有韓矣申公以宰相園林所闢大閣洞山侈爲一時雄觀加以蘄王架飛虹之橋起冷風之臺建寒光之堂其規撫廣麗視滄浪不啻百倍然俛仰之間大惇魂魄化爲烏有卽蘄王香火亦半明滅于冷

煙衰草中行人過此田夫野老指而示之曰此蘇子美滄浪亭耳自今以往尸而祝之歌而詠之亦曰此蘇公祠耳由此觀之富貴無德而稱勳業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不朽蘇子雖厄于時得宋公而名益彰蘇子詩文雖美得公此志而傳益久太史公所以有感于青雲也况如予者能不爲之流連三歎乎至亭中風景及土木之功公自有文記之予不復綴

康熙丙子上元後三日長洲西堂老人尤侗謹序

滄浪小志目次

上卷

傳

志

詩

記

序

誌
銘

祭文

下卷

記

詩

賦

滄浪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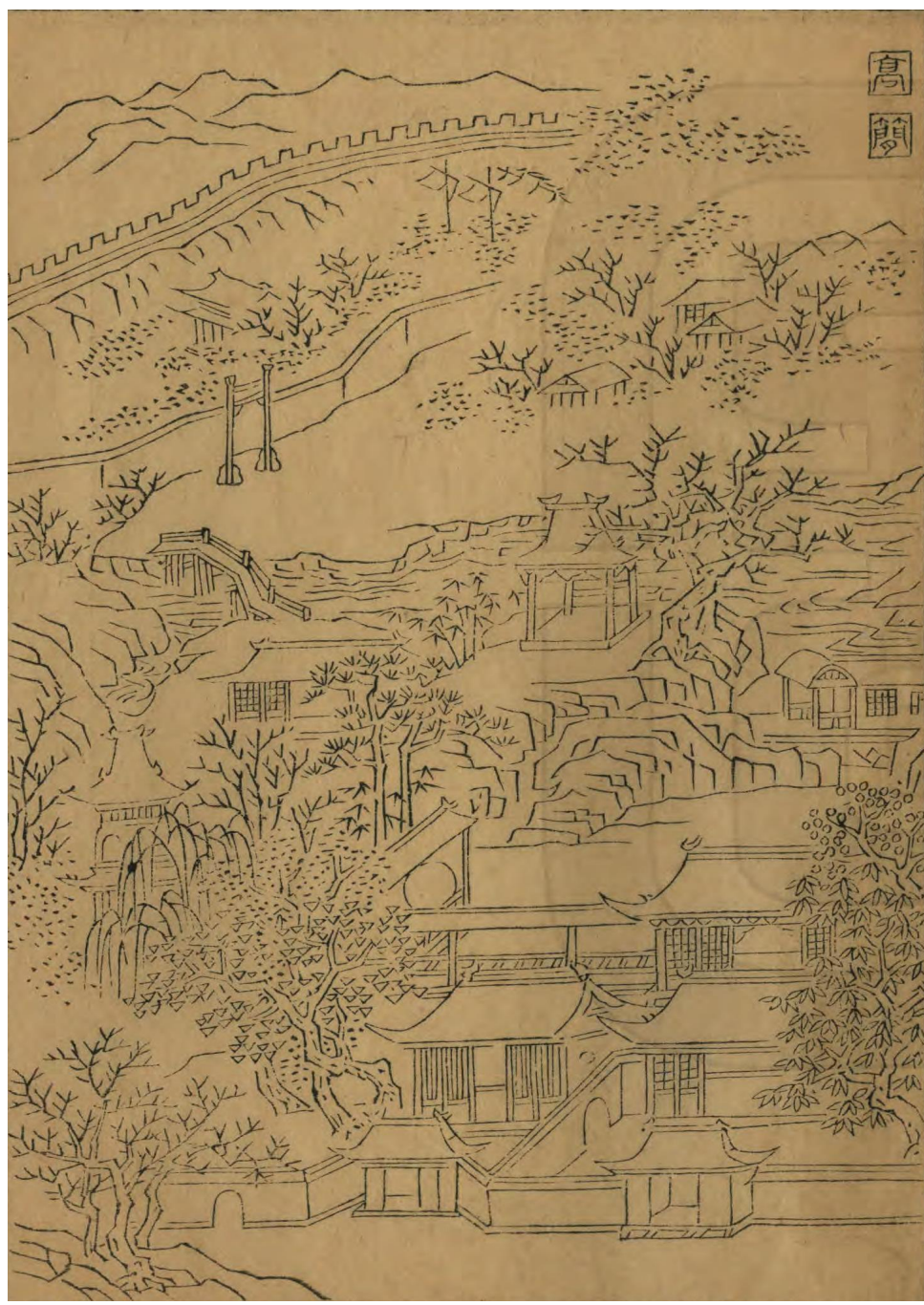
目次

一

滄浪小志

圖

高
閣



滄浪亭圖

朱氏
錫

林

滄浪小志上卷

商丘宋

犖牧仲



傳

宋史文苑傳略

蘇舜欽字子美叅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傀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遊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略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農田被菑者

滄浪小志

上卷

一

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霖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

變災爲佑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百姓因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燮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冑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

館大不及此宮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會有詔戒越職言事舜欽復上書略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故朝無遺

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一旦詔書頓異前事臣愚以爲此非出陛下意蓋大臣欲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而爲此也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亡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

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極陳災變異常時政得失纒纒千餘言無所回避

文多不載

羣小爲之側目范仲淹薦其才召試集

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正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異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舜欽與異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去十餘人拱辰等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放廢寓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于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安冑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蹟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閒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

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人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葺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畱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尸吳又曰吾欲居九尸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然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寓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其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時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

志

蘇州府志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旁有小山高下曲

滄浪小志

上卷

六

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璪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旣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閒蘇舜欽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建炎兵燹爲韓蘄王所得

梅都官園在府治西祝樵野錄云聖俞晚年謝事卜築

滄浪之旁與子美相鄰二公一時名勝日夕往還賦詩相得甚歡今猶稱其地爲梅家園

韓蘄王府卽章氏園紹興初蘄王提兵駐吳因居之作橋兩山之上曰飛虹張安國書扁上有連理木慶元間猶存山之堂曰寒光旁曰冷風亭又有翊運堂耿元鼎記池側有濯纓亭梅亭曰瑤華境界竹亭曰翠玲瓏桂亭曰清香館嘉靖間郡守胡纘宗追尋其地卽妙隱菴建韓蘄王廟

南禪禪寺唐開成間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經藏白居易在郡嘗書長慶集畱千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

滄浪小志

上卷

七

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明洪武中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者奏請爲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正德間都綱良定建天王殿嘉靖間住持祖鎮重修

妙隱菴元延祐間僧宗敬建旁卽韓蘄王廟

大雲菴一名結草菴南禪集雲之別院也元至正間僧善慶建明嘉靖初僧一峰嵩重修

長洲縣志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南積水彌數十畝旁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璩

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舜欽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遂爲一時雄觀

韓蘄王府俗稱韓家園卽章氏園也紹興初韓蘄王提兵過吳意甚欲之章卽以爲獻韓氏作橋兩山之上曰飛虹張安國書扁上有連理木慶元間猶存山之堂曰

滄浪小志

上卷

八

寒光旁有臺曰冷風亭又有翊運堂耿元鼎記池側有濯纓亭梅之亭曰瑤華境界竹之亭曰翠玲瓏桂之亭曰清香館嘉靖閒郡守吳纘宗卽妙隱菴建韓蘄王廟南禪寺唐開成閒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藏經白居易記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畱千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洪武中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春奏請爲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寺旁鐘樓學士吳寬記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因關郡學風水捐俸重建領菴二曰妙隱曰大雲

妙隱菴在本寺東元延祐間僧宗敬建明嘉靖甲午改爲韓蘄王廟

大雲菴在妙隱東一名結草菴元至正間僧善慶建居一水之中前有兩石塔後亘土岡延四十丈古木深竹徑類村落間宜爲修禪讀書之地沈周遊此記之以詩今則坍塌不堪矣

名勝志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頃旁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旣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

滄浪小志

上卷

九

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

詩

郡侯訪予於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之

蘇舜欽

荒亭俗少遊遷客心自愛繞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朝十騎來趨趨擁林外水禽駭笳鼓野老瞻草蓋公餘喜靜境賓主因高會跋石已行廚臨流聊褫帶優游鄙情通放曠末禮殺酒醇引易醢肉美舉必嘍千蹠恣食

雞二螯時把蟹解顏閒善謔傾耳得嘉話暮夜歡未厭
徘徊意將再跋已見瞠騰跨鞍極倒載明日尚狂醒嘉
貺不遑拜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惊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
日光芽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
君又暫來還徑去醉吟誰復伴衰翁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憫愁顏迹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滄浪小志

上卷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攜酒祇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滄浪靜吟

十

獨遶虛亭步石缸靜中情味世無雙
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牕
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滄浪亭

歐陽修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賦一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

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

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

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

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

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目異

滄浪小志

上卷

十一

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

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本有姑蘇臺邊人響絕
夜靜往往聞鳴船二句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天

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巨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

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

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

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前題

梅堯臣聖俞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身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
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

種已合魚蟹時可緝春羹茼白菘夏鼎烹紫萼黃柑摘
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巾憂患兩都
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今子居所樂豈
不遠埃塵被髮異泰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
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
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草菴紀遊詩并引

沈 周啟南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來寓草菴爲始遊
也菴名大雲前有吉草菴者居之遂譌爲結草菴菴近

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
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縣治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
衍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前爲池其勢縈互深曲如
行螺殼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
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橢而方浮泊塔
下猶筆硯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
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徹橋若與世絕自此達主僧
茂公房房踞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
三文上有古栝喬然十尋其枝皴髴深翠數百年物西
亦有房與東房等實茂之姪禎公分棲處也山空水流

人境俱寂宜爲修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崖和尚肇業於此繼之寶曇曇傳爲斷崖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藏鬱以是觀之吳城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小寮紙牕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

塵海嵌佛地迴塘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僧定兀蒲座鳥噉空竹房喬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

贈草菴瑛上人

文徵明衡山

昔人曾此詠滄浪流水依然帶野堂不見濯纓歌孺子空餘幽興屬支郎性澄一碧秋雲朗心印千江夜月涼

滄浪小志

上卷

十三

我欲相尋話空寂新波堪著野人航

大雲菴

蔡羽九達

五載眠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疎竹鳥噉幽靜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棹歌何處是城裏有滄洲

宿半野堂

王寵雅宜

滄浪池水漲桃花倒映南園雉堞斜古寺日長齋磬寂蒲團相對演三車

記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艸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

滄浪小志

上卷

十四

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滄浪亭記

歸有光震川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

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
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
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
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
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
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
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
渺茫羣山之蒼翠泰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
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爲者哉雖
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
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韓蘄王廟碑記

黃省曾勉之

宋蘄國韓忠武王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壬申薨於臨安
十月庚子大葬於平江靈巖山厥麓有廟不著攸始李
士英宋錄云嘉泰四年立廟鎮江粵稽乘書無之殆卽
平江耶我朝成化十年郡守丘公以王功烈於民請列
祀典麓廟則圯矣獻瘞榛莽非禮也傳王寓宅卽孫節

使之池館一易而章相國子厚氏龔都官氏又易而韓忠武氏在今南禪寺之左墟故歷歲假而祠焉嘉靖二年天水胡公謂無專宮明神不康用撤龍象而廟貌之寺住持良定輩樂而從焉由是陟堂降位肅蹠成儀郡縣嘉之遂俾良定輩啟扃居守悉蠲里役乃至屢給符帖焉可謂釋子之風勸矣乎郡縣諸公前倡後繼樂蠲其役豈非風一勸百之道哉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樂天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僦工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葺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鍔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上以梃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人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而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

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禮藏發函鳴槌誦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異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

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王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

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袞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原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形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置于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置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贊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時開成四年二月二日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原博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

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召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菴乞合而一之爲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製寶曇塔銘及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俱燼於火主僧德本以爲己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象設旣完供養益盛乃復建退室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

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特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荅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遊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於半塘壽聖寺曰滄浪小志

上卷

十九

顯祖庭爲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於茲寺如此眞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南禪集雲寺修鑄記

錢邦彥治徵

集雲在吳城爲名刹唐寶曆中有賢太守白公居易嘗遊憩焉因寫白氏長慶集畱寺中旣擢去又爲之記轉輪經藏一時之盛可想見也宋景祐中文正范公仲淹守鄉郡以所購錢氏南園地爲郡學而寺居其左與蘇舜欽滄浪池接軫舜欽嘗報洛中故人云吳多佛寺可遊蓋指此也國朝洪武中高僧寶曇奏賜今額成化中燬於火主僧德本重建所謂大雄殿鐘樓皆其故物而

歲久摧圯鐘亦銷改嘉靖庚申知郡龍池先生王公道行蒞蘇之明年修學告成學之諸生請於公曰蘇郡之有學其規模壯麗形勢全勝甲於天下而茲者闢開衢樹綽楔增榮益觀復倍於舊斯實明公重道作士之盛舉也然南禪集雲寺所據在堪輿家四獸之說當青龍位昔之樓殿屹嶻鐘聲鉤震謂合其法乃今鴟角頽毀華鯨絕響多所不稱惟明公加意焉公曰吾夫子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宮墻千仞冠冕四海又豈賴於此哉惟是吳郡環城數十里列戶數十萬而不聞鐘鳴警厥昏旦吾竊怪之卽命駕臨寺徘徊眺覽考按碑志乃

曰是古剎額寺也况壞者易葺燦者易鑄費不甚鉅耶首捐俸金十兩爲倡命住僧成謐疏募檀施從事蒲繫程度材役由是三學師儒兩邑信善多樂助者繫乃庀匠氏以締構飭鼻氏以鼓鑄不越歲樓完鐘成歛還舊觀公親率僚屬往發之仍檄寺僧之役于邑者役以司鐘時其擊撞而永復之無他預謐荷公德具陳顛末請記于予且曰釋氏之教以寺之廢興爲汙隆吾寺歷載八百人代屢更而佛緣無閒昔也因白公而大彰今也賴王公而復振視諸剎之湮滅相繼者不亦幸歟始德本之剏大雄也宗伯匏菴吳公實紀之謐雖不肖不能

效分寸於是舉我太府公崇儒重佛復古起廢實有鴻庇於吾寺而大雄之葺亦將就緒願公賜之一言勒諸貞石用詔久遠敢稽首拜手以請予聞而歎曰賢哉良牧之舉也一事而三善集焉形勢之勝克全昕夕之儆克備役不煩而子來財不督而喜捨非公之敏于政信于民而通于俗也曷以臻茲公太原之陽曲人弱冠登庚戌進士連刺劇郡簡命守蘇文學政術風節惠澤誠無讓于白公者顧予菲陋其敢自託於文定之後乎謚請不已乃率爾書之爲記

序

滄浪小志

上卷

二十一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于後世宜如何也公其

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

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于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

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竝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

滄浪小志

上卷

二十三

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

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

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

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祭文

滄浪小志

上卷

二十五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胆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畱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閒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尚享

滄浪小志上卷終

滄浪小志

上卷

二十六